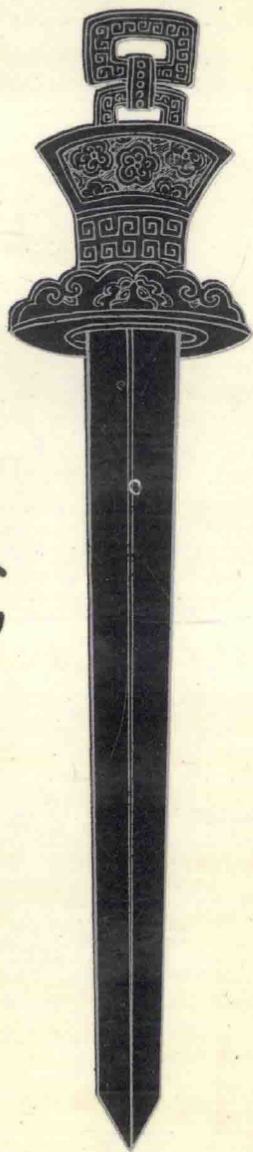


陈墨·著

海外 新武侠小说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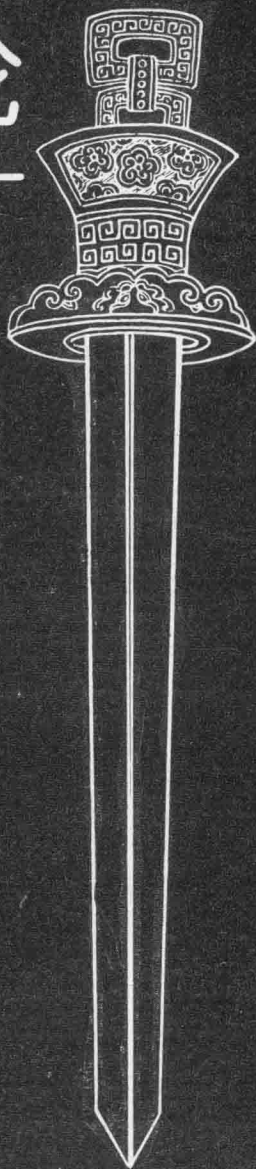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陈墨·著 海外

新武侠小说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谢学军

封面设计：王玉辉

海外新武侠小说论 陈 墨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321000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2-01631-7/I·419 定价：7.50元

序

王希华

说来很有意思，被誉为“大陆第一位金学家”的陈墨，原先却是一位不大看得起武侠小说的“正宗文艺理论家”。

八十年代初，陈墨与我同时来到黄山白岳之间的一所师专任教——站在讲台上向众弟子们贩卖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们都不习惯早睡，又极喜读书，天天挑灯夜读，乐此不疲。陈墨读的是文、史、哲、经诸学科的大部头理论专著，还喜欢在书上评点圈定，划上许多红蓝相间的“轨道”，像伟人似的。我当时正沉迷于武侠小说，“通宵达旦读金庸”，全然忘掉了念大学时先生们批评通俗小说的高深理论和不可读闲书的谆谆教导。读到精彩之处，便情不自禁地向陈墨鼓吹、推荐。他总是很有耐心地听我乱侃一通，随后便针对我的某些说法“共同探讨”。我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着历年读书养成的文学与文化直感去领悟金庸小说的一些内在意蕴，并不能从理论上给予系统阐述。陈墨则能从文学与历史等多种角度论说武侠小说之不足，理论上一套一套的，口才又极好，我自不是他的论辩对

手，但他也说不服我。相处久了，潜移默化，互相影响，渐渐地我也想多啃几本理论专著；他在钻研理论之余，偶而也看点我推荐的闲书。我记得他读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那是大陆最早印行的一种活页合订本，我从书店抢购来，又被另外一些金迷朋友们看旧了的。至今此书还在陈墨的书架上，差不多已“体无完肤”了吧？

1985年，陈墨以笔为剑，力挫群豪，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硕士研究生。在等待迟到的正式录取通知的炎炎夏日里，未免有点心急，便借此机会读闲书，正式“开看”武侠小说。没想到这一看便一发而不可收，不仅迅速地将金庸的全部小说读完了，进而还广泛地读了梁羽生、古龙、萧逸、温瑞安……等许多武侠小说家的大作。难得他的贤妻朱霞女士天天顶着烈日，汗流浹背地满城为他租借搜罗而毫无怨言。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武侠小说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深深地吸引了陈墨，纠正了他以往对武侠小说不屑一顾的偏见，从此他对武侠小说刮目相看了。毕竟他的“功力”比我深厚得多，他读得很，也想得深，终于读出了味道，看出了名堂，觅到了境界。从此是他口若悬河地向我鼓吹、推荐了。此后，我们天各一方，每当聚首，总忘不了武侠这个话题，朋友们相聚，“开谈不说金梁古，纵读诗书也枉然”。

读研究生时，上有导师的督促期望，下有同学们的“比武论剑”，陈墨虽然恋恋于武侠，亦不得不暂收侠骨豪情，专注于他所学的现当代文学专业。很快地他就文章遍地开花，短短几年间，发表了160多篇、100余万字的文学评论。另外还有七八十万字的理论专著：《百年浮躁百年忧思》、《当代名作

的艺术局限》、《刘心武论》等。可惜的是出道稍迟，时运不济，几部大作至今仍在有关出版社或印刷厂里“即将出版”。

陈墨是个甘于清苦而不甘于平庸的人，他一气之下，更弦易辙，“众人雕龙我雕虫”，转向至今仍被一些“正宗文艺理论家”们所不屑一顾的新武侠小说研究。重温旧梦，了却夙愿，开辟一片新天地。有江西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别具慧眼，与陈墨一见如故，心有灵犀一点通，约他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长篇论文《金庸赏评》（《百花洲》1989年第6期）全文发表。大型纯文学刊物刊载如此之长的武侠小说评论，大陆似无先例，可谓首开先河。紧接着又“指腹为婚”，拍板敲定连出陈墨五部“金学研究系列”：《金庸小说赏析》（1990年7月，29万字）、《金庸小说之谜》（1992年8月，38万字）、《金庸小说人论》（1993年，31万字）、《金庸小说艺术论》（即将脱稿）、《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待撰），并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规划”。一位在当时还不满30岁的年青评论家的著述享受如此厚待，这恐怕也是一个创新的纪录吧？况且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研究。顺便说一句，陈墨的《金庸小说赏析》是为大陆第一本金庸小说研究、恐怕也是第一本新武侠小说研究专著。

我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若以汉代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为滥觞，到唐代传奇中的武侠名篇，到元末明初划时代的武侠巨著《水浒传》，到清末至四十年代武侠小说的狂起泛滥，直到五十年代以来重新崛起的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它一直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纯民族小说——既不同于西方的惊险小说、侦探小说、骑士小说，也不同

于日本的武士文学，而是一种浸透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原汁原味的中国小说，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从这个角度说，不正视、研究武侠小说，不理解武侠小说，不理解人民大众对其喜爱的文化缘由，也就难以真正全面地研究和理解中国文化，解开“东方文化之奥秘”。

一般说来，精彩完整的故事无疑是武侠小说引人入胜的基点，是众多读者的共同嗜好。但武侠小说又确有高下之分，有的极差，不忍卒读。有的却博大深藏，除了故事精彩外，还能以丰厚的意蕴诸多侧面吸引住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虽然，各自的感受体会颇有差异，这与读者的文化素养紧密相关——即接受美学中所谓“期待视野”的不同，那各人感悟的深浅之别可就大了去了。

在众多的新武侠小说家中，陈墨对金庸是“情有独钟”。他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白话文学史以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一个历史上不多见的、自元曲及《红楼梦》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金庸小说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武侠小说，甚至超越了小说或文学，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正如《红楼梦》远远超越了“言情小说”的意义范畴一样）；是一部几千年中国古代社会及痛苦的中国人的历史缩影或寓言，其精采纷呈的艺术世界之中，正透示了中国文化的最深刻的隐秘，它完全有资格成为、甚为不屑于成当中国当代文坛中的《人间喜剧》。诚哉斯言！我等心有同感。记得我当年读金庸小说时，通宵达旦，手不释卷，书读完了，人也累倒。但身体上疲乏之极，精神上却很亢奋，那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仿佛是一种雷鸣电闪般的震撼，一种醍醐灌顶似的棒喝，有一种无法表达的喜悦，一种不可言说的痛苦，更

有一种既超越出又贯穿了我整个知识领域的会心会意。这种感觉在我迄今的读书经历中并不多见，愚顽如我，记忆中只有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钱钟书的《围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很少几部书时，才有类似的感受。我以为金庸的成就，当可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他的几部代表作亦可称之为中国式的“百年孤独”，二者都为形似奇幻而神具本真的杰作。信笔至此，有人会说陈墨及我等故作惊人之论，未免把金庸武侠小说捧得太高了。其实不然，有类似看法的大有人在。比如有些学富五车的前辈学者就非常欣赏金庸小说，他们之中有科学家也有文学家，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决不只是“消费故事”。在此仅举一例：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文学系教授陈世骧先生，是一位有国际声望的华裔学者，他就这样评价金庸武侠小说：

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此意亟与同学析言之，使深为考索，不徒以消闲为事。谈及鉴赏，亦借先贤论元剧之名言立意，即王静安先生所谓“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于意境王先生复定其义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此语非泛泛，宜与其他任何小说比而验之，即传统名作亦非常见，而见于武侠中为尤难。盖武侠中情、景、述事必以离奇为本，能不使之滥易，而复能沁心在目，如出其口，非才远识博而意高超者不办矣。艺术天才，在不断克服文类与材

料之困难，金庸小说之大成，此予所以折服也。意境有而复能深且高大，则惟须读者自身才学修养，终能随而见之。细至博弈医术，上而恻隐佛理，破孽化痴，俱纳入性格描写与故事结构，必亦于此处见其技巧之玲珑，及景界之深，胸怀之大，而不可轻易看过。至其终属离奇而不失本真之感，则可与现代诗甚至造形美术之佳者互证，真赝之别甚大，识者宜可辨之。

《天龙八部附录·陈世骧先生书函》陈世骧先生的这段评语可谓是鞭辟入里，言简意深。

另外，陈墨在研究金庸之余，对其他新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除了前述“金学研究系列”外，他还参与主编和撰写了两部武侠小说辞典，写就以下几部研究专著：《新武侠20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6月，47万字）、《新武侠小说论》（云南人民出版社，30万字）、《金庸武学的奥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22万字）、《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4月，23万字）。说来读者也许不太相信，陈墨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竟写了近10部，约300百余万字的新武侠小说研究专著，平均每年百余万字。这并不包括他有关电影和纯文学研究的文章以及平均每天几封的复友人书信。而且他们夫妻分居两地，南奔北走，公事私事，俗务缠身，还有许多不能爬格子的日子。

或许我可以借本文披露一点陈墨如此高产的秘诀——两大“神功”：一是他那文气沛然、绵绵不绝的“内家功夫”，十几年来的苦读深思，厚积薄发，勤读书而不囿于书，钻研理论却不迷信名家理论，既有框框又打破框框，从文学评论出发而

归结到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思考，铸就自己的一套理论武器，“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从不以评论家自居，在论著中堆砌名词术语，与读者“玩深沉”，而是把读者作为亲朋好友，将自己读武侠的心得体会，夹叙夹议，用一种充满激情又明白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引导读者并与他们共同思考探索。使人读之如品新茶，沁入脾肺而余香盈口，满舌甘甜而心领神会，每每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又觉没有他说得痛快淋漓。正如他所剖析的金庸武侠小说一样，具有一种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又蕴含着不可低估的理论深度。二是他那心游万仞，而手追笔到的“外家笔法”，日上万言，不改一字，笔不停挥，月写一书。手拙如我，每日抄稿的速度也达不到万字，而且也绝没有他写得那么整洁漂亮。毫无疑问，这种“形而下”的外家绝技，与他那“形而上”的深厚内功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还有两个不言而喻的秘诀：陈墨的才华与勤奋。才华我不便多说，否则有吹捧之嫌。勤奋却是有目共睹的——师长、同学、朋友，但最“权威”的莫过于他那上幼儿园的女儿陈小墨的无忌童言。我曾经问过可爱的小墨：

“陈老墨在北京干些什么呀？”

“写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除了写字呢？”

“睡觉，看足球。”

“他天天陪你玩一会儿吗？”

“不！他写字！”

陈墨留给女儿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整天地趴在桌子上写字的背影：睡觉前，爸爸在写字；睡醒了，爸爸还在写字；夏

日赤膊上阵，挥汗如雨；严冬门窗紧闭，烟雾腾腾。虽然很少陪女儿玩耍，陈墨却自有妙法，仍将那一份父爱深深地印在女儿幼小的心灵中，女儿与陈墨亲密无间，以致于常年带着女儿的妻子有时颇不服气。

写到此处，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陈墨在北京的情景：喧闹的京都进入深夜，渐臻安静。在四道口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陈墨就着一杯酩如苦药的浓茶，吞下一把胃药，按了按隐隐作痛的胃，摇一摇酸胀的手腕，点燃一支香烟，遥望南天，思念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娇女贤妻——也许正在梦中会见她们的慈父、夫君呢……。片刻之后，又默默地坐下来，奋笔疾书，赶写着又一部新作。在这经商大潮汹涌澎湃之际，久居象牙之塔的文人、教授们也纷纷“下海”以至于“练摊”了，可陈墨还是这样甘于清苦、惯于独处、默默地爬着格子。我不知道是该为他担忧，还是该为他庆幸？

冠盖满京华，斯人……

陈墨刚过而立之年，雄心仍在，前程未可限量。假以时日，他到底能于出些什么？谁也难以预言。但陈墨不是那种狂妄浅薄之辈，他为人侠骨佛心，豪爽痛快，甘于清贫而又助人为乐。他深知自己的短处与不足，故常向我感叹：与游学东洋、西洋，精通数门外语，学贯中西的老一辈先生们相比，我辈学力浅薄，知识有限，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是今生今世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学问之途，自难以望前辈之项背（每念至此不禁扼腕叹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何以解忧？唯有奋进！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勉力而为之，或许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泳于学海而“乘风破浪会有时”。金庸之外，还有更多、更大、也更重要的课题在陈墨心中思考着、酝酿着……。

陈墨大作已出版数部，均无序，似成惯例。这本《新武侠小说论》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破例要叫我来写序，真是奇思异想！从来写序的都没有无名之辈，非名士即高官，我可什么也不是。然他辞诚意切，又因当年的一段武侠因缘，无法推却，拖延大半年，还是勉为其难，“破例”为他写了这一篇不像序的序。作为朋友，或许难免溢美之辞；但我心诚意笃，自以为写来实事求是，不敢欺人耳目。读者诸君，姑妄听之。

是为序。

1993年元月10日于合肥金寨路96号

目 录

一	引 言	1
二	新武侠小说概观	9
三	新武侠小说的背景	31
四	新武侠小说的特征	52
五	新武侠小说的叙事模式	77
	1. 民族斗争模式	79
	2. 伏魔模式	89
	3. 复仇模式	97
	4. 抢宝模式	106
	5. 情变模式	113
	6. 探案模式	119
	7. 学艺模式	128
	8. 争霸模式	135
	9. 行侠模式	143
	10. 浪迹江湖模式	150
	11. 小结	158
六	论 武	166
七	论 侠	195

八	论	情	226
九	论	奇	259
十	论	趣	291

1.	史趣	292
2.	地趣	295
3.	人趣	297
4.	言趣	301
5.	酒趣	305
6.	诗趣	309
7.	琴趣	314
8.	棋趣	321
9.	书趣	327
10.	画趣	335
11.	花趣	340
12.	禅趣	350
13.	易趣	357
14.	小结	365

十一 代表作家论 367

1.	梁羽生论	367
2.	古龙论	395
3.	金庸论	419

后 记 447

一 引 言

我的朋友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武侠小说迷，另一类则看不起武侠小说。

那些从不读武侠小说的朋友，听说我读武侠小说常常如痴如醉，总感到不可思议，但总还保持着优雅的、宽大为怀的笑容。而一听说我近几年来不仅看武侠小说，而且还写了不少有关武侠小说的文章的时候，朋友们的笑容就相当勉强，宽容的目光中明显地带着高贵的怜悯之意。少数朋友干脆问我这几年来是不是闷出了毛病，或是已经走投无路，不然何以如此热心于武侠小说研究呢？武侠小说（不论新的旧的、海内的海外的）之不入流，难道还不够清楚？那么，研究武侠小说的文章又怎能够得上档次？……

我很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却不喜欢他们的怜悯。我渴望他们的理解，却也习惯了他们的不屑一顾。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心平气和。

从梁羽生初试啼声的小说《龙虎斗京华》的发表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新派武侠小说已进入了不惑之年。它不仅不困不惑，且不卑不亢，不灭不绝，一如野草闲花，在春风燎原之后，开得自由自在、灿烂辉煌、蔚为奇观。数十年的历史、数百位作家、数千部作品、数亿册书，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种文学与文化现象。

我的那些做正经学问的朋友，在前人与当局、历史与时代

选定或肯定的道路上，追求自己庄严的事业，做着自己的不朽的学问，固然是一件可敬可佩的事，但若对郊外的远山及大漠上的野草一味的不闻不见、不访不问，是否会略嫌气闷？荒漠中的野草，那也是一种可宝贵的生命、一种存在。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拓荒者”已不乏其人。“金学研究”已不再只是大陆本土之外的海国奇谈。在我的案头，已有了很多部大陆学者写的关于武侠小说的书。就我所知，年轻的学者中有不少的人出版了自己的武侠小说研究专著，如上海的曹正文、北京的刘新风、安徽的罗立群、江西的方志远等等。而年长的知名学者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冯其庸老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等也都撰文著书，拓展研究领域。这些前辈和同辈（远不止上述几人而已）的拓荒精神，使我十分的感动。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

在我以前所写的关于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文章和书中，我多次表示过这样一种信念，即雅俗之间并无绝对的鸿沟。真正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常常可以雅俗共赏。那么在雅俗共赏的基础上，也必定存在着雅与俗的互通。

人们对于武侠小说的偏见，其原因之一是观念上对俗文学的轻视。却不知过分的“脱俗”往往使文学艺术失去了生命的源泉。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和西班牙文学名著《唐·吉珂德》其实都是从俗文学中产生的。《水浒》是中国古代侠义小说的典范，而《唐·吉珂德》则是欧洲骑士文学的变种。

进而，我们熟知的《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古典文学名著，又有哪一部不是古人在茶余

酒后的消闲解闷之书呢？在它们诞生的时代，是不可能想象日后被供进文学艺术的圣殿的。至于古代白话小说如唐宋传奇、《三言》、《二拍》等等，就更是如此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原本就是俗文学的形式。是“君子不为”的“稗官野史”，是引车卖浆者们的街谈巷语，是市民们和村民们的最风俗的消闲解闷的形式。

本国的文学史有一种明显的发展规律，那就是很多艺术形式，大多是由民间流向宫廷、由江湖流向庙堂的。先像路边花草自由而自强地开放，尔后才被官家采撷，编织成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光彩照人的花环。小说是这样的，元曲是这样的，宋词也是这样来的。而中国古诗的经典《毛诗》中的“风”以及此后的“乐府诗”亦都是采自民间。《诗经》第一首《关雎》正是民间通俗的情歌。

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民间文学、俗文学如此这般地轻视呢？

当然，这只是文学史上的往事。《水浒传》的成就只能说明过去，只能说明侠义小说也曾产生过了不起的杰作，而不能代替对新武侠小说的评价。上述回顾，也不是要拉大旗做虎皮、将新武侠小说与古典文学中的诗、词、曲与小说等同起来。

俗文学的局限是明显的。其模式化的特征十分明显。可以说，任何一种俗文学的形式，都是某种适应当时人欣赏口味的模式化的产物。这种文学作品的大量产生，其娱乐与消遣功能是压倒一切的，作者的个性、创造性及其艺术风格与艺术形式的探求精神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高产量与低质量的矛盾常常十分明显。